

A. 工具知 原料

爱情是一个古老的题目，它 所产生之丰
富与复杂，滋养了一代一代的写 家，使外
国文学的领域，不断地被写手们翻 开，爱情也
因此永恒。不用担心，某一天爱情会油尽灯
灭，不同的种植能手种植出不同的爱情，而丰富
的语言使许多与爱情有关的作品 层出不穷，
情似乎成为写手们的一种基本或 是唯一的写手
依偎父母，不能超越传统的写 手，而一
般往往把爱情作为原料生产小说。

东 西 / 著

艺出版社

中国小说 50 强

1978 年—2000 年

东西 著

送我到仇人的身边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小说 50 强, 第 5 辑: 1978 ~ 2000 / 林白等著.
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1. 8
ISBN 7-5387-1575-4

I. 中… II. 林… III. 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
- 当代 IV. 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55571 号

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(1978 ~ 2000) 第 5 辑

送我到仇人的身边

作 者: 东 西
责任编辑: 叶天洪 李东亮
出 版: 时代文艺出版社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)
发 行: 时代文艺出版社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: 北京四季春印刷厂
开 本: 850 × 1168 1/32
字 数: 32 万字
印 张: 14 张
版 次: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: 1-3000 册

书 号: ISBN 7-5387-1575-4/I · 1511
定 价: (全 10 册) 280.00 元 (本册 29.40 元)

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(1978 - 2000)

推 选 委 员 会

谢 冕： 著名学者、北京大学教授

王 蒙： 著名作家、著名文艺批评家

洪子诚： 著名学者、北京大学教授

孟繁华： 文学博士、著名文艺批评家

陈晓明： 文学博士、著名文艺批评家

李洁非： 著名文艺批评家

重返亲历的小说现场

——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(1978~2000)序

近 20 多年来,中国小说及其观念的变化和发展,应该说是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最为剧烈和复杂的。如何评价这一时段的小说生产及其观念,大概还需要时间的距离和有效的识别。但作为 20 多年来中国小说现场的亲历者和研究者,我们可以肯定的是,这一时段小说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最值得谈论的。20 多年的时间,先后出现了观念、经验、心态等非常不同的几代作家,也出现了关怀、叙事、文体等非常不同的浩如烟海的作品。这里编选的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(1978~2000)选入的作家作品,从一个方面证实了这一看法并非虚妄。

中国作家受制于历史传统和现实环境,小说创作和观念的发展变化同样不能离开这一传统和现实。大概从 1978 年代开始,小说开始显示出与一体化时代不尽相同的追求和风貌。作为一种想象和虚构的文体形式,逐渐剥离了单纯的政治目标关怀和强调的教化功能。对人的内心痛苦、情感要求、思想矛盾等与人性相关的问题,开始在小说中得以反映和表现。于是“被侮辱与损害”的形象、被迫害的“九死未悔”的知识分子形象、“改革加恋情的故事”等等,普遍出现在小说创作中。这就是在文学创作中整体表达的人道主义思潮。这一古老的思想潮流,在 1978 年代却以“先锋”的姿态开启了小说创作的新时代。但这一试探性的、重返起点的有限变化,也是

与思想解放运动和现实政治目标诉求紧密相关的。因此,就其思维方式而言,那一时代小说创作并未发生革命性的变化。它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依然是小说创作有意无意参照的主要前提。这就是在文学史上被称为“伤痕文学”、“反思文学”和“改革文学”的时代。

自 80 年代中期开始,被称为“寻根文学”和“先锋小说”的作品开始出现。这是两种既有关联又不尽相同的小说创作潮流。“寻根文学”显然已经不满足文学在社会生活结构中独立地位的建立,阐释者在反省民族文化不断流失的同时,也油然而起让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悲壮豪情。在他们看来,当代中国文学长久地被西方忽视,这不仅刺伤了中国作家的文化自尊心,同时也激起了强烈的“走向世界”的悲壮感。拉美“爆炸文学”走向世界的成功经验,尤其是“魔幻现实主义”“化腐朽为神奇”的奇特想象,为中国作家带来了新的灵感和冲动。他们试图借鉴“爆炸文学”的经验,实现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认同的潜在诉求。因此“寻根文学”虽然脱离了与政治的联姻关系,但就其文化目标的追求而言,仍然在国家民族的大叙事框架内。“先锋文学”所关心的似乎是文学自身的问题,比如语言、文体、叙事等等。它强调的是“文体的自觉”,重视的是小说的虚构性和想象力。对先锋小说构成支配力的是“形式的意识形态”,这一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,来源于法国的“新小说”、罗布·格里耶的叙述理论以及阿根廷的博尔赫斯的创作及理论。重视小说的叙述形式及故事的处理方式,使小说成为真正的关于“谎言”的艺术。然而,如前所述,在中国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,都直接或间接地联系着中国的历史或现实。就先锋小说的表达而言,意味着历史远未成为过去。它曲折地表达了一代人用另一种形式对历史的记忆或解读。这也正是“回到文学自身”的策略性叙述,事实上,所谓的“文学的自身”是并不存在的。

稍晚于先锋小说出现的是“新写实”小说。这一小说现象在理

论上接受的启示,与先锋小说有一定的相似性。或者说“零度叙事”也是“新写实”小说基本的叙事策略。在这些小说中,无论场景还是人物,作家仿佛只是客观陈述,并不投入主体的价值和情感判断。但是,这一叙事选择的本身,就表达了作家的文学立场和对生活的一种理解。值得注意的是“新写实”小说产生的文学背景。不同的是,“新写实”小说在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基本原则的基础上,放弃了“理想”的乌托邦冲动,而是以大量“原生”的生活状态和琐屑的日常生活场景逼近生活本身,小说与生活解除了想象关系。这一小说现象的出现,也与文学界部分人对先锋小说的微词有关。“远离读者”的指责在“新写实”小说平民式的叙述中得到了救还。

文学环境的进一步宽松,使异域文学新风不断地吹进了洞开的国门,被压抑的文学想象力有了更加充分表达的可能,多元的文学格局在中国开始形成。就在“先锋文学”、“新写实”小说风潮正健的时代,“女性文学”及其概念被批评界提出。这是一个歧义纷呈的文学现象。但逐渐可以达成共识的是,80年代以前的女作家的创作,仅限于风格学的意义。或者说,那时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的创作并没有本质的区别,她们同样是“社会运动”或“社会问题”的参与者或关注者。不同的是女性作家在语言风格上可能会获得某种识别。但从八、九十年代之交开始,有性别特征的、有“女性意识”的“女性文学”开始出现。这是一种争议最多、也最具有冲击力的文学现象。

进入90年代之后,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呈现出更加多元和复杂的局面。可以命名的诸如“60年代写作”、“70年代写作”、“美女作家写作”等等,都引领了中国当下的写作潮流。在批评界,也有对90年代以来的创作冠之以“无名”的概括或处理。这种概括、命名方式的多样性,从一个方面表达了这个时代文学观念和文学生产的多样性可能性,每一种文学想象都有了存在的合理性。这自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。但值得注意的是,在多音齐鸣、众声喧

序 哗的时代,并不表明文学的价值立场的丧失或可有可无。

在多种文学潮流之外,也存在着难以概括的个性独具的作家作品。他们游离于整体的、可概括的文学现象之外,独处于自己的精神世界。而这些作家也是中国当代最有价值和艺术魅力的个体存在。在丛书中他们体现出的独特的对文学的理解和表达,证明了这些作家选择的独特意义和价值。

特别需要说明的是,评选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的目的,显然在于检阅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成就,为已经成为文学的历史作出一个方面的总结,并为文学史的写作和其他评选提供某种参照,为热爱文学的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完备的、能够比较全面的了解 20 多年来当代小说创作概貌的读本。但无可否认的是,由于评委的趣味、阅读的有限性、对评选标准理解的差异,它的公正性、合理性或权威性都是有限的。甚至一些入选的作家退出了评选。在我们看来,这是十分正常的。这个时代为每一个人提供了选择的自由,他们可以认同或反对任何一种评选或评奖。但是仍然值得我们欣慰的,是绝大多数作家的积极合作。无论老一代、中年一代和年轻的一代作家,他们都选出了自己代表性的作品,参与了这次旨在展示 20 多年来文学实绩的活动。应该说,在现有的已经推出的小说“50 强”,完全可以代表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整体水平。当我们有机会重返亲历的小说现场的时候,为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取得的辉煌成就而倍感欣慰和自豪。我们不能预设小说创作的未来,但我们可以肯定地是,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,这 20 年来应该是它最伟大的时代之一。它的诸多特征还有待于文学史家和批评家的阐释和总结,我们所能提供的,仅仅是作为 20 年来小说创作的亲历者和研究者的一种评价。它的有限性和合理性已经在我们的预料之中。

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编委会

目 录

- 1 / 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序
- 1 / 我们的感情
- 14 / 送我到仇人的身边
- 31 / 不要问我
- 102 / 目光愈拉愈长
- 143 / 祖先
- 175 / 商品
- 189 / 没有语言的生活
- 225 / 肚子的记忆
- 282 / 溺
- 291 / 抒情时代
- 300 / 我和我的机器
- 311 / 雨天的粮食
- 318 / 戏看
- 331 / 痛苦比赛
- 374 / 迈出时间的门槛
- 409 / 我们的父亲

我们的感情

火车站的入口处挤满人群，许许多多的行李坐在它们主人的头顶上。入口处的铁门尚未打开，离开车时间还有近五十分钟，但是许许多多的人和许许多多的行李，已经在那里密密麻麻地站着了。

那些原先坐满人的椅子，现在都空了出来，延安随势躺下紧闭双眼佯睡。延安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姿态，他仿佛不是为了出差，而是为了睡觉才赶到火车站来似的。肖文看一眼拥挤的人群，再看延安满不在乎的姿态，心里一阵一阵地急。肖文扬起右掌，狠狠地打在延安的右腿上。延安哎哟地叫一声，眼皮快速弹开，身子随即坐了起来。延安看见肖文垂手站在他面前，眼睛里全是不满和愤恨。延安说别这样恨我，你刚才的表现很像我的妻子吗？延安说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我的妻子了。肖文说那要看我愿不愿意。

进站的铃声拉响之后，延安和肖文开始往人堆里挤。似乎是为了惩罚延安，肖文把她的两个包挂到延安的脖子上，自己空着

两只手跟在延安的后面。这样，延安的脖子上挂着两个包，右肩上挎着一个包，左右手各提一个小袋。延安像一位挂满炸药的勇士，在前面为肖文开路。

延安跟肖文在办公室面对面坐了七年，他们开了七年的玩笑。其间，他们分别结婚，分别都有了孩子。但就他俩一起出差，这还是第一次。

当他们安安稳稳地坐到他们应该坐的位置的时候，肖文突然一声惊叫。肖文指着她的提包说这里被划了一刀，我的钱包不见了。延安看见肖文的提包裂开一寸长的口子，肖文的食指从口子处进去，来回捅了三次。延安看着肖文那根纤细白皙的手指，心口激烈地跳了几下。延安发觉肖文的脸面，像一池平静的湖水。延安说钱被偷了不要紧，我带了很多钱。肖文说骗人，你带了多少？延安从衣兜掏出一沓钱来，在手掌上拍了两下。延安说六千元，不信你数一数。

肖文想这次出差，每人有三千元就足够了，而延安却带了六千。延安看见肖文沉默不语，以为肖文还在惦念她那被窃的钱包。延安说一直想为你花钱，现在终于有了一个机会。肖文说可惜我的钱包没有掉。延安长叹一声，露出一副遗憾的表情。延安说你的钱包为什么不掉呢？

肖文把包塞到行李架上，然后拍拍双手，坐到延安的旁边。肖文说按照我们的一贯表现，下一步我们该说昨天晚上如何失眠了。延安说你怎么知道我失眠？肖文说因为今天我们要一起出差，所以昨晚我们都很激动，都无法睡眠。你看，我的眼睛里充满了血丝。延安说我也一样，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机会，我想我不会浪费掉。肖文说我也不会浪费，我已经作好了献身或者牺牲的准备。延安露出一脸得意之色，仿佛已经达到什么目的。

列车轰隆隆地启动了，延安和肖文透过列车的窗口看见电

信大楼、银河大厦朝身后退去。窗外是一片一片的树林、收割后的田野，在田野上走动的三两个行人。枯黄的树叶铺满铁轨的两旁，列车过处，树叶像一只只彩蝶腾空飞翔。清澈的河水、散乱的牛群、黄泥筑成的小屋、挂在墙上的农具、一张苍老的笑脸、路边撒尿的孩童、运煤的卡车、一辆飞奔的摩托、臭气熏天的垃圾、低矮的油毛毡房、站牌、镶满瓷砖的三层楼房、奔向列车的人群、装满食品的手推车、汽车喧闹的叫喊。列车嘎地一声停住，播音员说 K 市到了。

K 市是延安和肖文此行的目的地。K 市和他们居住的城市一样，没有什么特点。如果不留神，他们还以为是走在他们居住的城市里。宾馆也大同小异，红色的电话、绿色的地毯、乳白色的床头灯、仿皮沙发、席梦思床。延安和肖文分别在 505 号房和 506 号房住了下来，他们由同事一下变成了邻居。

延安刚放下行李，就听到电话铃的的响，那声音听起来很孤单，慢慢变得声势浩大，像一阵风又像一阵雨，笼罩整个房间。延安拿起话筒，听到一串柔和的声音。延安问有什么事？话筒里说先生要不要小姐陪？延安说要呀。延安刚说到要字，那边便挂断了。延安想糟啦，小姐一定奔我住的 505 号房来了。如果她真的来了怎么办？如果她真的来了，我不会开门。

尽管满身尘土，延安还是不敢洗澡，他生怕洗澡的时候，小姐强行闯入，或者小姐跟服务员串通一气打开房门，那时即便全身是嘴，也说不清楚，何况隔壁还住着一位同事。延安坐在沙发里，用遥控器打开电视，正好中央电视 2 台，在重播一台文艺晚会，那些他平时挂在嘴上的歌星，一个接一个地登台。

延安恍恍惚惚，陷在沙发里看了大约二十分钟的电视。他的耳朵始终小心翼翼地竖着，但他听不到门外有任何动静。渐渐地

他觉得那个电话可疑,他想一定是肖文玩的鬼把戏。延安拿起话筒,拨了肖文房间的电话。电话响到第四声,那边才有人接。延安用手捏住鼻子,粗声粗气地问肖文要不要先生陪。延安听到电话里传来一阵格格格的笑声,肖文说干什么?你啦。我正在洗澡,门我给你留着。只要你一推开房门,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。延安问真的?肖文说谁跟你开玩笑。

放下电话,延安隐约有一点动心。他很想跑出去推一推肖文的门,看她是不是真的留着。但他马上就否定了自己的想法,他甚至觉得自己的这个想法可笑之极。跟肖文同事那么多年,什么玩笑都开过,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。延安很快被电视上的一个歌星吸引住了。那个歌星名叫宋祖英,长着一双动人的眼睛,一副甜甜的歌喉。现在她正在唱着她的成名曲《小背篓》。扎着辫子的小姑娘们,背着大大小小的背篓,走在宋祖英家乡的石板路上,那些背篓一瞬间填满整个电视画面,最后简化成几个圆圈。延安想肖文和宋祖英比起来,差得太远了。于是延安仍然坐在沙发里,心安理得地看电视。

当延安开始洗澡的时候,他房间的电话铃又响了起来,延安知道电话是肖文打过来的。延安说我正在洗澡,门我给你留着,只要你轻轻一推,我们七年的笑话,全都会变成现实。肖文说刚才为什么不过来?延安说我推了,你的门推不开。肖文说撒谎,门我一直留着。延安说现在我留着门,你过来吧。延安不等肖文解释,叭地放下话筒。他真地把门锁打开,然后钻进浴室里。

延安泡在温水里,一下子显得精神饱满干劲十足,他听到自己的毛孔一个接一个地张开,某些部位愈来愈像英雄,愈来愈出色。他以一种放松的姿态,等待肖文的到达。他想七年都熬过来了,现在务必耐心,千万不可操之过急。延安在等待中睡去,浴缸里的水渐渐变凉,最后把延安冷醒。延安从浴缸里跳出来,带

起一片稀里哗啦的水声，肖文没有过来，延安一边擦身子一边不停地骂她。

延安想今夜不能就这么打发了。延安穿好衣服，来到肖文的门外。延安静静地站着，认真谛听门里的动静。门里什么动静也没有，延安轻轻推门，门已经锁住。延安举手敲门，里面没有任何反应。延安再敲，狠狠地敲，仿佛要把整幢楼敲垮。延安终于听到里面有一丝响动，响声靠近门边，门裂开一丝缝。肖文站在门里，只露出一只眼睛半边鼻子半只嘴巴，肖文说我已经睡了，你敲什么，你？延安说你让我进去。肖文说我已经脱衣服了。延安说脱了更好，省得我再脱。肖文嘘了一声，说你他妈小声点。延安说我恨不得朝着整幢楼喊，看啊我跟肖文睡觉啦。

肖文开始往外推门，肖文说刚才你敲门惊动了那么多人，明晚你再过来吧，他觉得肖文的口气简直让人恶心。”明晚你再来过吧——”，那个吧字拖得特别地长，像是在诓一个不听话的孩子。她把我当成孩子了。

第二天晚上，肖文的一位男同学宴请肖文和延安。延安拒绝了邀请。延安对肖文说他是请你，又不是请我。肖文说他请我们一家。

他们一行三人进入K市一家豪华的酒楼，然后再钻入一间名叫金满楼的包厢。延安觉得这个包厢的名称实在叫人倒胃口。什么金满楼？不如叫做贫下中农包厢更符合我的身份。

落座之后，肖文向延安介绍她的同学蒋宏水。但是肖文没有向她的同学介绍延安。蒋宏水点了点头，问肖文这位是……。肖文说差点忘了，这位是延安，我的丈夫。肖文说完，自己先哈哈地大笑起来。蒋宏水满脸疑惑，问肖文什么时候换的丈夫？肖文说什行时候想换就换，他是我挂在嘴巴上的丈夫。延安补充说实质上，我们只是同事。延安说这话时，脸微微有些发红。蒋宏

水竖起他那根像蚕蛹一样的食指，朝延安点了点头。蒋宏水说你们逃不过我的眼睛。

菜一碟接一碟地上来，延安尽量把目光收缩到盘子上而不去观察蒋宏水和肖文。蒋宏水也不在乎延安，他一边啃着鸡腿，一边大谈他们大学时代的轶闻趣事。蒋宏水说他对肖文感兴趣，是从一次劳动之后开始的。记不清是做什么劳动了，反正是一个深秋的下午，天气已经很冷。劳动的时候，肖文还未引起蒋宏水的注意。蒋宏水注意肖文，是在劳动之后，班上的同学都提着桶到食堂的梯桶往水龙头靠近。那些刚刚劳动完的女同学，全都换上干净漂亮的衣服。她们还没有洗澡，便换上了漂亮的衣服，只有肖文一人还穿着劳动时的服装。蒋宏水说她穿着一件淡红色的花衣裳，右边的袖口处打了一块二指宽的补丁。看到肖文穿着那么朴素的一件衣裳，我就有点心痛，我就开始爱她了。破烂的衣裳穿到美丽的姑娘身上，会出现一种强烈的反差，这种反差使破烂的更破烂，美丽的更美丽。

听完蒋宏水的叙述，肖文差一点惊叫起来。肖文不相信地摇头，说竟有这么回事？我今天是第一次听说蒋宏水曾经爱过我。蒋宏水说真是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。当初我一直认为你是看不起我，所以不敢去爱你。肖文说绝对不知道，如果当初知道你有这么一份情感，我一定会嫁给你。蒋宏水像是被感动了，自己喝下一杯白酒。蒋宏水说还有一次，我们去北海去见习，你生病了住在医院里。出发之前，许多同学都去看你，说要给你带贝壳、海螺什么的回来。我混杂在同学中间，不敢单独跟你说话，我发誓要给你带一样最让你难忘的礼物回来。后来我真的带回来了，你记不记得是什么礼物？

肖文继续摇头，说记不得了。蒋宏水说我知道你从来没到过海边，所以我用一张白纸在海水浸泡了五分钟，然后晾干带给你

的病床前。我躲开同学们，悄悄地溜进病房。我把那张白纸递给你，说我给你带回了大海。你展开白纸笑了一下，说这是什么大海呀。我说你用舌头舔一舔你就知道了。我看见你伸出你粉红色潮湿的小巧的舌头，在白纸上轻轻舔了一下。你突然沉默了，沉默了好久，我仿佛在沉默中听到了海啸。你说原来，大海，是咸的。你的眼泪从眼窝里冒出来，我说你的眼泪也是咸的。你不知道那一次我多么高兴，我想即使是将来不能娶肖文为妻，我也应该知足了，因为我看到她的舌头、她的眼泪。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有此特荣的，包括你的丈夫和他。蒋宏水用手指了我一下，我知道他说的他是指我。蒋宏水说你跟你丈夫生活了那么多年，他认真地看过你的舌头吗？

我抗议、我起诉，肖文几乎是喊了起来。肖文说蒋宏水你他妈的是在编故事，你说的事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？你把你跟别的女孩的故事，强行加在我的头上，你是在诽谤我。蒋宏水又喝下一杯酒。延安发觉蒋宏水每讲完一个故事就喝一杯酒，他仿佛把那些故事当作下酒菜。他把他爱肖文的感情和盘托出，就像那些菜一碟一碟地摆到桌上，然后再慢慢咀嚼慢慢吃掉。

蒋宏水说我说的都是真话，你记不得是因为你另有所爱，你的感情不在我的身上。感情是可以出卖的，感情也是可以遗忘的，就如桌子上的菜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它会渐渐变凉。肖文矢口否认。肖文说我又不是木人石心，如果真有这么回事，我怎么会不记得呢？

仿佛是被蒋宏水的故事所打动，延安吃完晚饭之后，找到了一个鲜花店。他买了六枝盛开的深红色的玫瑰，扎成一束送给肖文。肖文当时正在看电视，她把她的两只脚架到沙发的扶手上。她的脚上套着肉色的丝袜，丝袜像那种专爬墙壁的藤蔓，爬上肖文的小腿、膝界。当肖文看见延安手执鲜花朝她走来的时候，她

从沙发上跳起来。她接过鲜花，用她小巧的鼻子在花朵上走了一遍。她说你怎么变得这么诗情画意了？延安用手抓抓头，说向蒋宏水学习嘛。肖文像突然记起什么，她把鲜花扔到床上，有几瓣脆弱的鲜花飘落。

延安看见肖文从她随身携带的小提包里，掏出一本黑皮的小本子，本子上写满名单、电话号码、通信地址、帐号以及密码。肖文翻到倒数第三页。肖文口中喃喃地念道：玫瑰（深红、盛开的）表示热烈的爱、热恋。念毕，肖文伸出左手，抓起床上的鲜花，认真地数了数，然后又把鲜花丢到床单上。肖文说六枝，六枝代表什么呢？肖文的目光在本子上搜索一阵，六枝，六枝表示既爱你又想你。肖文合上本子，小心翼翼地把本子放回提包，一切都做得有条不紊一丝不苟。肖文说没有这个本子，我简直无法生活。肖文关好提包，抬起头才猛然想起盛开的深红的玫瑰表示热烈的爱。肖文带着询问的语气对延安说，那么说你真的爱我？

延安已经有点不耐烦了，他伸出双手紧紧地搂住肖文，他像拥抱一种气体或者什么无形的东西，他试图要把他拥抱的东西消化掉，一点一点地渗入他的体内。他听到肖文喘息的声音渐渐变粗，他想只要两张嘴巴咬在一起，我就会得到我所希望的。延安把他的嘴唇贴到肖文的嘴唇上，他看见一股青烟从他们的嘴唇间冒出来，并伴随强烈的哧哧声。肖文的嘴唇开始变得生动，她已经身不由己地配合延安的亲吻。延安很想把他的舌头伸入肖文的嘴里，但他突然感到害怕，他害怕肖文咬断他的舌头。

肖文在激烈的亲吻中靠近床铺，她像忍受不住压力或者重量，慢慢地倒到床上，玫瑰花被她的身子压烂。延安变得更加疯狂，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，他把他的手指伸向肖文的皮带。但是他遭到了肖文坚决的反抗。延安问肖文为什么？肖文说不为什么。延安说对不起丈夫？肖文摇头。延安说对不起小孩？肖文仍